

草原鬼雨

劉克襄



紅小說

⑤0

草原鬼雨

劉克襄／文圖

ISBN 957-13-2283-0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草原鬼雨 / 劉克襄文圖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
：時報文化, 1997[民86]
面；公分. -- (紅小說；50)
ISBN 957-13-2283-0(平裝)

857.7

86004383

紅小說

⑤0

草原鬼雨

劉克襄／文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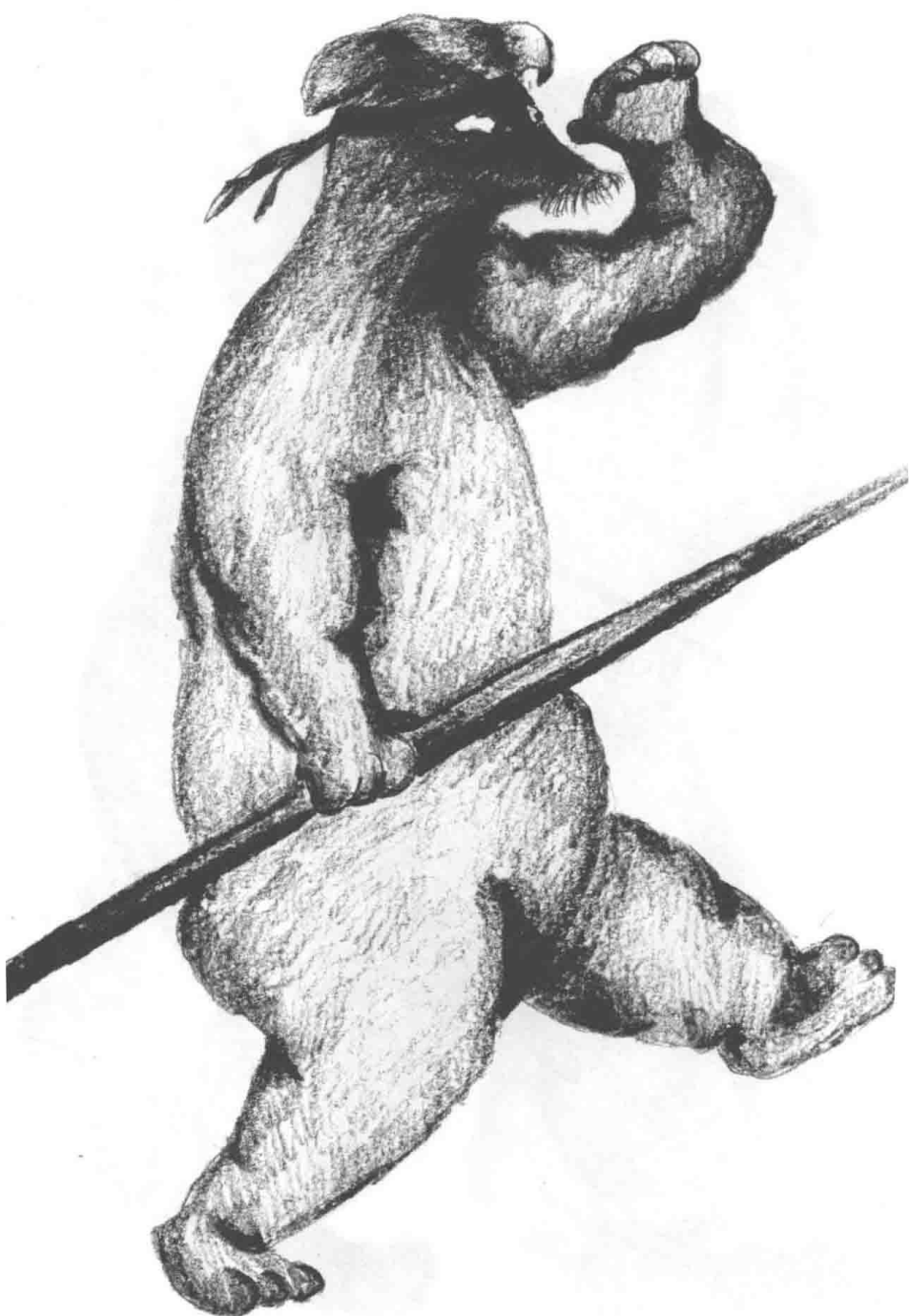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13-2283-0



●小燕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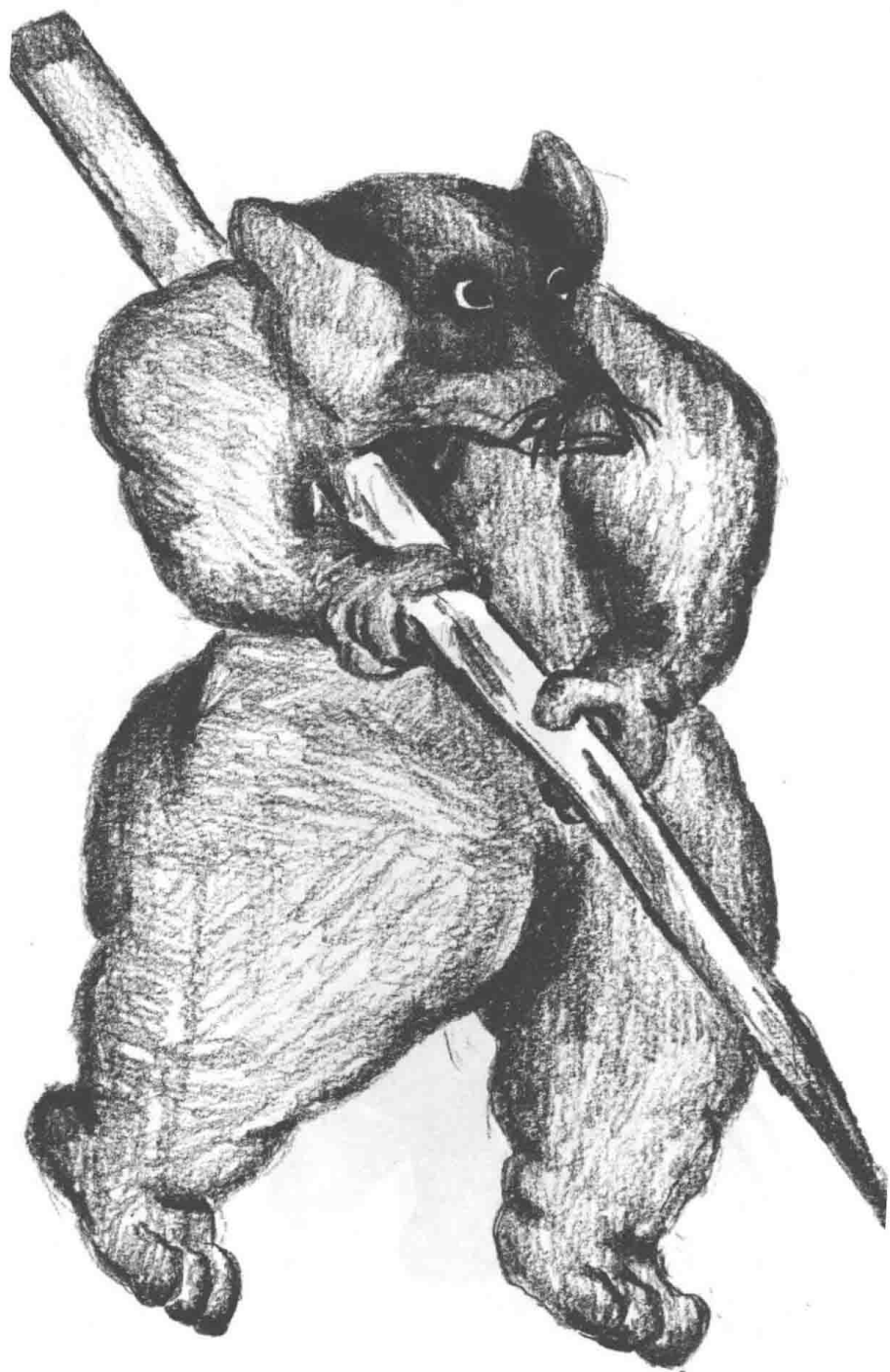
• 杜英



• 黃熊



● 白楊



● 鐵刀木



● 豆腐婆婆



狂風驟雨吹拂下，一道銀光閃爍，自斜斜的槍尖貫抵槍拖。在乍明還暗的暗夜裡，彷彿一道不斷出現的閃電，以雷霆萬鈞之力，重重地擊落在地平線上。

高原豆鼠第一隊長鐵刀木，擊著這根著名的銀槍，準備劈出最後一擊了。牠率領的強悍戰士群，也逐漸縮小包圍圈，將對手逼入海崖的死角。儘管對手的身材也相當壯碩，但看似患有隱疾般，不斷發顫。這名對手就是因刺殺紅毛，一夕間，在豆鼠世界變成傳奇英雄的白鐵。

儘管後有追兵，身體又受傷，白鐵持著木槍，背對海崖的姿勢，一如高山上圓柏之穩固。往昔意志之堅強，猶然煥發，迫使得對手，遲遲不敢動手。

但白鐵是否能撐過鐵刀木神力般的重擊呢？縱使挺住了。鐵刀木之後，還有圍攻過來的高原豆鼠，早已將牠的退路團團圍堵。

或許，這個場面會讓你想到，當年牠刺殺紅毛時的情景。但這種天氣，不可能再有布鳶來相救了。代表著反抗勢力最後一點希望的白鐵，就要命喪海崖斷壁。這也似乎意味著，一個舊時代的真正結束，高原豆鼠一統世界的到來！

終於，銀槍之光穿破夜幕，一記白光斜斜劃出，刺入白鐵的身體。彼時，一道暗褐之光也快速地從相反的方向射出，和不可抗逆之銀光交會而過，朝銀光的來源射去，戮進了鐵刀木的身體。

接著，奇蹟般地，銀光消失於風雨中。鐵刀木頹然倒下。褐色之光豎起，和白鐵繼續並立，一如當年之奇蹟，傳奇豆鼠白鐵，繼續展現著百足之蟲的頑強生命。

白鐵再次以這樣驚愕的結束，讓高原豆鼠措手不及。同時，為高原豆鼠即將一統世界的可能，留下一個最大的問號。

白鐵也不等高原豆鼠接近，大膽地從百丈高海崖縱身跳下，消失於大海裡。



在這個大草原裡，冬天的黃昏總是來得比其他季節快，往往落日轉紅時，東邊的天色已經全然暗黑了。

在西邊殘餘天光的照射下，稀疏的草原，以及孤立的大樹，都形成一團團如潑墨，又似剪影的黑色物體，糾結於地面，和天上愈來愈多的星子，孤獨地遙望著。形將黑夜的大地也顯得比白日更加荒涼了。

大草原位於大森林東南方，一隻豆鼠若要旅行，必須先走過一處兩三天行程的荒漠。緊接著，一路上，便是由這種一望無垠、零零落落的短草叢所構成；只有一些零星的大樹矗立著，形成荒涼的乾旱景觀。若按豆鼠的旅行速度，經由大草原南下，前往南邊的小木山，少說也得走個一星期的路程。

在大草原裡，只有突如其來的暴雨，才會形成溪流，進而有一些小窪地、淺灘，積蓄著臨時暴增的水源。大草原之出現，便是仰賴這些臨時的雨水。雨水多時，草原就顯得蒼翠許多。可是，也不知是否為長年戰爭的關係，大草原已經許久沒有落雨了。

當年，大森林豆鼠前往小木山時，為了解決糧食的問題，便沿著這些小小的短草原綠洲。一站接駁一站，抵達小木山。可是，龐大的軍隊駐足，對當地的環境往往形成過度的負荷。沒多久，這些大草原上的綠洲逐一乾涸。等戰爭一結束，原本居住的豆鼠逐漸離去。大草原上剩下的豆鼠已經不多，多半遷回大森林；或者，乾脆去小木山拓墾了。

留下來的都是一些經年流浪，和依舊不滿紅毛統治的豆鼠族群。牠們零星而廣泛地散落在這塊銜接到海邊的荒涼之域。自小島的戰爭以後，高原豆鼠新組成的征剿勁旅——鐵衛隊，隨時會來這兒突襲、搜尋這些不滿現狀的反抗組織。牠們或從小木山北上，或從大森林南下。近年來，大草原兵戎倥傯，糾紛不斷，早已成為豆鼠世界最為動盪、紛亂的地帶。

小燕草拾著木槍和包裹，站在大草原的一處土丘上。眼前到遠方的地平線上，孤立著幾棵零星的大樹。在逐漸昏黃的落日下，沒剩多少葉子的大樹，一副瘦骨嶙峋的形容，遠看更加淒涼。

如果是一個旅者，小燕草的感受會更多的。但是像牠這樣長年住在這裡的豆鼠，根本毫無感覺。或者說吧，應該是每天忙著為生活張羅，哪有這番閒情雅致？

今天，牠卻不是這樣想了，竟有些許複雜的心情。看到風景的淒涼，難免會映照自己近來的徬徨。

但是，想到包裹依然空著，隨即恢復神志，再度為食物的獲得傷神。努力地工作了一整天後，只挖到兩根新嫩的塊莖，都不過一個手掌大，難以糊口。現在，牠必須碰碰運氣，到前面的三四棵大樹，尋找一棵根莖埋藏有大量塊莖的樹。不過，牠的時間已剩下不多，天色將暗，最多只能選擇在其中一棵進行挖掘。

牠決定朝突立於地平線上，最遠的那一棵探勘。牠研判，那一棵最遠，其他草原豆鼠的興趣可能不大。眼前的三四棵，挖掘容易，較好的塊莖，恐怕早已被其他豆鼠刨光了。

決定後，毫不猶豫地走下山去；地平線上卻冒出了一隻豆鼠的身影。

牠的心頭不免一緊，但馬上安慰自己，高原豆鼠的戰士，或者精銳的鐵衛隊，都不可能單獨一隻出現的。這麼晚了，猜想應該是一位趕路的旅者吧？

縱使是高原豆鼠吧？總不會無緣無故就來刁難。牠雖是這麼想，拎著木槍的手不免緊握著，確定仍在手上。牠也不斷警告自己，以這時的情況，著實不容許疏失，還是小心一些爲要。

相互接近時，對方顯然發現了小燕草不尋常的接近，因而放慢了腳步。這一來小燕草更加警惕，木槍端的更貼近腹部，隨時準備出手。

距離愈來愈近，終於目光相遇了。小燕草充滿疑慮而不安的眼神，彷彿即將昇上天空的天狼星般犀利。可牠接觸到的，卻是一對和善、眯著笑意的眼神，裡面還夾雜著長途旅行所帶來的疲憊。

這樣的第一眼讓小燕草放心不少。更何況，對方相當瘦小，身上也沒有帶任何武器，只是揣了一個藤繩的包裹而已。而且，在擦肩而過之刹那，小燕草隱隱嗅聞到異性之氣息，讓牠有點驚異。

小燕草沒有和牠點頭。在草原上，跟陌生的旅者建立任何關係，相當忌諱的。

錯開之際，小燕草竟興起了一股壞的念頭。牠暗自想著，今天沒挖著什麼，或許那包裹裡有什麼扁豆之類食物。旅者看來也不是什麼草原的豆鼠，乾脆就回頭亂棒將牠打昏，搶走包裹算了；省得又要花一番體力，而且還不知是否能挖到東西呢！

可是，另一個好奇的念頭，卻壓過了這個不良的居心。怎麼會有一隻雌豆鼠單獨出現草原呢？這隻豆鼠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分？自從小木山一役結束後，這還是牠第一次在草原看到，有雌豆鼠單獨北上。這意味著什麼呢？

牠發愣了半晌，等那豆鼠即將走遠時，才猛然回頭，大喊道：「朋友，要去哪裡？」

那隻豆鼠緩緩地轉過頭，先看著小燕草，再伸出手，指向東邊大森林的方向，清了清喉嚨，似乎許久未說話，勉勉強強，沙啞地回答著了兩個字，「回家。」

多麼簡單而穩定的聲音，聽得小燕草都有些感動。確定旅者的去向不會前往山洞，小燕草更加放心了。望著這隻奇特豆鼠的離去，不禁精神又抖擻起來。天色更加暗黑，牠必須加快腳步，趕到大樹挖掘了。

小燕草快速來到這棵枝桠橫伸的大樹下，努力地刨著樹根，希望從樹根的部位，找到一些可以啃咬的新嫩塊莖。

可是，牠低估了其他草原豆鼠的尋覓功夫。這棵樹的樹根部位，到處是被砍挖的傷痕，